

HUANGMO
QINGLIU

荒漠清流

总理的批示，开启了一段消失的神话/石羊河，从这里流来/凉州，众河为一河的地方/沙尘暴，敲响的警钟/民勤的声音/豁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一条河的行动/石羊河：重现清流泽远漠

石羊河的咏叹

SHIYANGHE DE YONGTAN

马克利 阎世德 著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荒

漠

清流

HUANGMO
QINGLIU

SHIYANGHE DE YONGTAN

马克利
阎世德
著

石羊河的咏叹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漠清流:石羊河的咏叹 / 马克利, 阎世德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6-03683-9

I. 荒… II. ①马…②阎… III. 流域—生态环境—研究—
甘肃省 IV.X32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9366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党晨飞

宋学娟

封面设计:马吉庆

荒漠清流: 石羊河的咏叹

马克利 阎世德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9.5 插页 3 字数 136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978-7-226-03683-9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引言	001
总理的批示，开启了一段消失的神话	017
从淹没在沙海的句号开始	021
谷水与石羊	028
石羊河，从这里流来	031
源头的渴望	038
燃烧的峡谷	044
凉州，众河为一河的地方	051
石羊河的记忆	059
沙尘暴，敲响的警钟	065
民勤的声音	079
消失的家园	091
豁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	100
倍受关注的民勤	112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15
开闸：奔向民勤的生命之水	125
一条河的行动	129
石羊河：重现清流泽远漠	137

引 言

一、大雪无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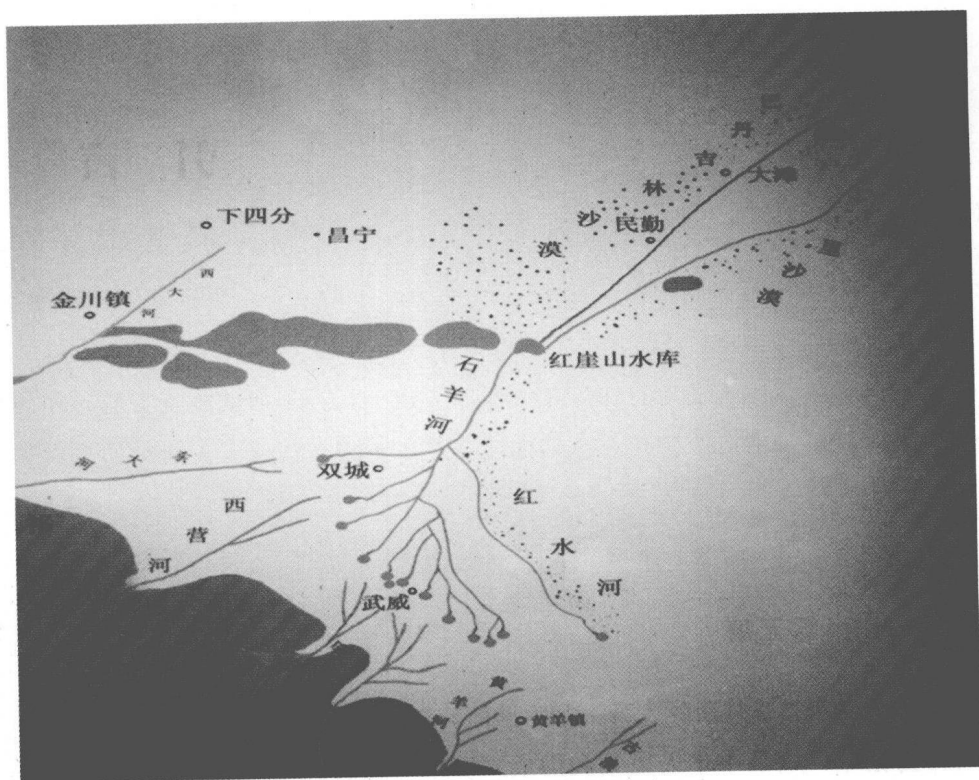
丁亥岁末，腊月连降大雪。北国灿灿，南国盈盈。乾坤冰雪，天地缟素。

据报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场大雪。说夸张一点，可谓是百年不遇。如果不考虑地球转暖的因素，按常理推算的话，那么已过去的二十个世纪里，能看到这样冰雪景致的人，恐怕也为数不多吧。纵然有人心同日月，胸怀苍生，吐纳万千，但的确无法想象这连月不开南北同降山河一色的大雪，该是一番怎样惊心动魄奇绝壮美的景色。

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味过年的气息，因为它远不及感动我的这场倾国倾城的大雪。

下雪期间，我沿着河西走廊，走访了石羊河的源头。在河西，还有两条源自祁连山雪水的内陆河流，即黑河、疏勒河。这三大水系如同三驾马车，拉动着整个河西地区的饮水灌溉和生态体系。

石羊河，这条让河西儿女深感富足的几千年而不衰竭的河流啊，你是地母的乳汁。操劳过度的母亲至今还不敢有一点儿怠慢，她纷披的白发飘散在苍山林海，她粗糙的十指深抠岩石泥沙，耗尽体力吮吸所有水分；她以海纳



石羊河流域水系示意图

百川的雄心，溶冰为溪，化雪为流，聚雨成河；甚至不惜抢天呼地，吮露为滴，呵雾成珠；然后用头往前去冲，用全身往前去冲。毒日灼肤，不夺冰雪之志；旱原千里，难弃眷恋之情。

这条绵长不尽汨汨流淌的河水啊，你是河西的嫁娘。这里有匈奴的后代，西夏的苗裔，吐蕃的血脉；这里有汉唐的丝路古道，西域的胡笳羌笛，悠久的农耕文化；你一出生就恋上了这片土地，生死不渝，无怨无悔；你一头扎进这里的黄土戈壁，奔徙千里，涓流成河，流尽眼泪不回头，直到与大漠对峙，以死灭抗争，成就了让河西人永世传诵的美名。

二、内陆河流

河流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内陆河，它更具有生命的状态和特征，因为它

拥有死亡。

有死亡的生命才更具博大，因为它可以用死亡来证明活着的博大。

石羊河的源头，由八支发源于祁连山山脉的支流汇集而成。其中六支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另外两支是黑河由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流经永昌到武威境内人民勤流段。与疏勒河、黑河相比，石羊河是流程最短的一条内陆河。

大雪封山，冰雪路滑，我们的汽车不及源头，但那一望中的冰山雪海，晶莹世界，让我感到那就是大河的精魂所在。

大雪无痕，冰天雪地，在广袤的西凉大地上，石羊河的八条支流，如同人身体上的毛细血管，轻划在无垠的雪身上。走近它，能看见流动的身影和清亮的面容。

这样的雪，是上苍对北方大地最丰厚的馈赠。这样纤弱的细流，借此经天纬地，与黄河背向而流，它与黄河一样，同样拥有“中华文明摇篮”的美名，它也同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石羊河是祁连冰川留下来的奇迹。它凭着地母恩惠和苍天护佑，与人类和谐共存。

祁连山和北山两山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平坦之地，东西长约1200公里，南北宽约100~200公里，因为位置在黄河以西，所以叫“河西走廊”，又叫“甘肃走廊”。这条连接东西文化贸易的通道，史书上称之为“丝绸之路”。没想到轻轻一梳理，岁月的痕迹便如此清晰。

这里曾经发生的事件，这里曾经演绎的故事，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史书没有记载，祖先早已带走，历史早已淹没掉的我想知道的一切。

只有这条河是见证。

只有亲近这条河，我才会了解到曾经发生在她周围的我所关注的生态变迁。

正月十五，雪后乍晴。正午的阳光，缓缓地从封冻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缝隙，照在晶莹剔透的山顶上。我看到雪粉在天空飞舞。坐在窗前的我，眼前

又浮现出那条由小到大弯弯曲曲的河流。于是，我从这条河里打捞岁月的工程，便从即日开始。

我想，她一定是一条会说话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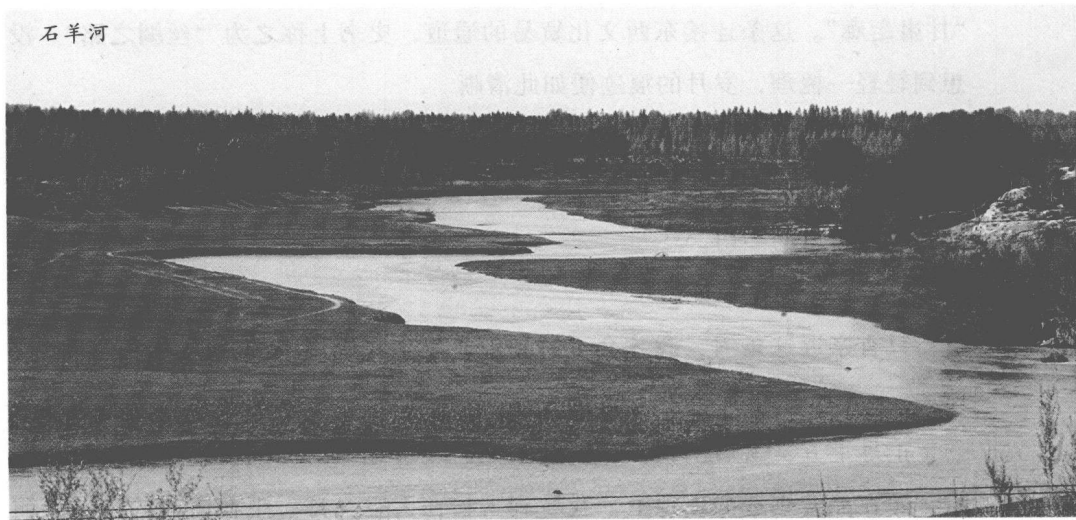
三、那场洪水

据史学家考证，4000年前，我国的彩陶艺术正处在鼎盛时代却戛然消亡，并不是因为青铜器时代的出现，而是缘自一场洪水。

那是人类面临的一场灭顶之灾。没有心理预防的先民们，那时大多都居住在山洞或地穴之中。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他们的家园梦想，先民们在可怕的梦魇中一批批死去。一场洪水后，有许多部落的先民们整体罹难。就在与石羊河毗邻的青海省某地，考古学家发现了远古先民群体死亡的洞穴。就在洞穴的顶部，他们又发现了洪水冲刷形成的河床。一场浩劫，吞噬了先民们逐水而居、狩猎为生的美好群居生活。

从此人类步入新的起点，历史跨入新的时代。而我，关注的却是那场史前的洪水。

它像脱缰的马群，肆虐成性。它从冰山奔涌而来，它从雪峰喧嚣而去，



它从莽林跌宕而出，从此戈壁腾蛟龙，泽水变汪洋，山崩地裂，混沌初开，形成了史前的洪荒时代。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也许就是在那个年代，也许就是自然的伟力，给现在的河西创世纪地留下了三条维系生命的河流。

《水经注》中称石羊河为谷水，可以想见，古人认为它是滋养谷物的生命之水。

这里曾经水草丰茂，花木丛生，森林密布，黄羊成群，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石羊河由涧水汇聚而成，水势威猛，多年来，从山崖上冲刷下来巨石无数，石大如房，它们在河床上各自兀立，远处望去，好像成群的黄羊从激流中迁渡。故此，人们又叫它石羊河。

养育人类的作为谷之水的石羊河呀，无论人们叫它什么名字，都与对它的爱抚有关。

这条河世代养育着她周围的子民，而这些子民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世代铭记着这条河的名字。

四、彩陶时代

据考古学家考证，陶艺是史前妇女的杰作。6000年前出现的美艳绝伦的马家窑彩陶，上面那些色彩斑斓、想象丰富、构图简约的纹饰，就是她们用纤纤指痕为我们留下来的史前生活的追记。水波纹，形象地表现了混沌初开年代滔滔河水旋起的漩涡；四大圈纹，是她们绘制成的原始农耕文化图。粗壮肢体的描绘，是她们对男性的歌颂；肢体相连的图案仿佛是手拉着手在舞蹈，是她们对群体生活的礼赞；生殖器的夸张绘饰，是她们对子孙绵延无绝的向往。

生活创造了文化，文化再现了生活，史前人类用图画的形式体现了他们对时代的思考。

那么，对于这场洪水，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呢？制陶的妇女在想什么？

狩猎的男人们又在做何打算？

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却又深深地惧怕水患。

火与水、红与黑，史前人类离不开的物质基础，不仅成了他们绘制陶罐的标志性色彩，同时也是在他们内心时时困扰着的一个死结。

史前人类的故事，重复着人类不断迁徙的话题。他们沿着河谷往上游迁移，为了躲避洪灾，却又不愿离开河水。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在黄河上游，在石羊河流域，地势平缓，草坪如砥，森林密布，巍峨的祁连山余脉像一道天然屏障，护佑着周围的一切生灵。这里既是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乐园，它也注定是我们远古人类为了生存所追逐的乐土。

这里发掘出来的彩陶、石器、骨器、原始部落的遗址，告诉人们，石羊河曾养育过我们的祖先。

石羊河就这样流淌至今。

它是远古人类生存的见证。

这条叫做谷水的河流，它延续了我们的生命。

刀耕火种，渔猎为生。制作精美的陶罐已不再是妇女们意趣上的追求，生存和繁衍给她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兴奋。权力不仅带给她们满足，也带给她们责任和劳顿。

那些追随她们的男人们，开始萌生了悠闲的心态。

他们一边打猎，一边开始了驯养家禽家畜的活动。他们还四处奔走，结伴出游，聚集更多的人群，生活充满了探险的刺激和友谊的浸润。

他们还试着从妇女那里接过彩陶的制作。他们在上面倾注大量的心血，创造出了许多更富有想象力的抽象图案，借此，向主妇们表露自己的才华和爱慕。它是史前人类在相依相爱的纽带上镶嵌进去的第一枚注满情感的纽扣。因为，远古人类是以母系氏族部落为生存形式，储存粮食等实物的权力，只有她们作为氏族之长才会拥有。

还有那些骨针，用石头打磨的项链、胸挂等饰品，都是出自男子们的手

工工艺。这些当年讨人欢喜过的馈赠礼品或者信物，都是远古先民们原始情感生活的见证。因为，它与生存无关。

就是这样一群原始人类，在谷水流域构筑起了他们的美好家园。

石羊河最早与人类休戚与共。

五、黍粟之地

我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种植黍、粟的地方。公元前7000年的时候，黄河入海口的东夷蚩尤和黄河上游的华夏炎黄，他们的子民就开始大量种植黍、粟。谷类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而此时的南方，在我国的长江流域，水稻种植、大米果腹的现象已经极为普遍。

由于洪水的警示，远古人类的迁徙总是溯河而上，他们从下游到中游，从中游到上游，然后再从上游到上上游。人们一路走来，寻找“适彼乐土”。他们一路奔徙，亢奋的生命元素，随处碰撞原始自然界的一切状态。由此推断，他们走的路越长，他们积累的生存经验便越丰富。那么，他们来到黄河已经消失的河西，选择这片“乐土”，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生存考虑呢？

“谷水”，这个名字突然提醒了我。

这一定是适宜谷物生长的一条河，或者说，是河水流域长满谷物的意思。无论是从经验视角审视的结果，还是偶然的发现，总之，这里的自然环境让奔徙而来的他们眼睛为之一亮。公元前4000年来到这里的先民们，肯定以为这里是可以施展农耕作业的嘉禾之地。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一方面，文明的曙光已经初照在中华大地。中华文明一经诞生，它的孕育发展就不曾中断，而且靠这种强势文明，逐步整合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用中华各民族的强悍谱写的一段英雄史诗。而在北方，河西走廊一带，就是集中演绎这段悲壮史诗的大舞台之一。这个时期，群雄逐鹿草原戈壁，掀起大漠风暴，风起云涌，尽显英雄本色。这个时期，氏族部落之间大迁徙、大融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时期，一

个王朝的消亡，就是另一个王朝的兴起。

“谷水”之源的天祝，曾是英雄部落层出不穷的地方。这里的沃野，盛产黍、粟，却也频频化为焦土；这里的草原，水草丰美，却也时时血流河谷。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部落占据了这里，胜者胜得都是如此惨烈，败者同样败得那样悲壮，尸横遍野，残阳如血。待来年，这里又是谷丰草长，牛羊肥壮，大地为英雄的部落带来了丰厚的馈赠。

谷水之畔，战乱如麻。

黍粟之地，英雄辈出。

六、祁连山脉

水的源头，总是有山相伴。高山是大河之父，大地是长河之母。

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与它比肩而行的是一条绵延起伏的高山，犹如天然屏障，直插云霄。这就是中国九大山脉之一的祁连山脉。

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地跨甘肃、青海两界，东接六盘山和秦岭，西达阿尔金山。它的主峰在酒泉的疏勒南山，海拔5808米。河西走廊地区平均海拔1500米。

走进祁连，高耸的雪峰，逶迤的松岭，宣泄的涧流，兽禽出没，草木斑斓，四时各有风景，你会有一种与它们第一次见面的亲切。这里的山，没有那种孤峰万仞、早魃千里的凶悍。却相反，千里戈壁有点儿太空旷，太干涩，而这里的山峦却显得那样的姿态丰盈，绵延有致。无论是严冬的湿冷，还是炎夏的湿润；无论是春日的烂漫，还是秋日的静美，你都会感觉到它的博大与神秘。

我见过一位从小就在山里生活，长大后一直在这个山上护林的老人。他今年有60岁了吧。他说，他长了这么大岁数，在山上只见过一次豹子。那是3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他正从山上往下走，猛然发现前面的山崖上立着一只豹子，体格高大，神采威武，皮毛上面的斑点在夕阳的光照下显得毫光四射，熠熠生辉。他忘了走路，呆呆地看着崖上的神物。最是豹子一回头的時候，

他的心被震慑了。他说，那种神威，不是猎人就一定体会不到。一会儿，豹子转身，一跃蹿上山峰，消失在密林之中。他讲述的时候，仿佛当时的情景就活现在眼前一样。从他的眼神我读到了他当时惊魂摄魄的一刹那。他说他过去还是一个打猎的好手，但从此他就断了杀生的念头。

与他相处的几天里，我的心路一直跟着这个护林人在走。他听说过的，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这一切，把我带进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

他问我，你相信不相信，山是有灵气的？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笑一笑，点一点头，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松石是山的风骨，兽禽是山的灵魂，花草是山的色彩，涧水是山的呼吸。

人在山上，山就是主体，人是客人，别看它一动不动，它的身上一切都是活的。

你看那锦鸡、雉鸡，活着的时候多漂亮，颜色搭配既鲜活又好看，无论它飞落到哪里，在什么样的颜色背景下，都是那样的华美高贵，而且，在不同的光线下，它的羽毛颜色变幻莫测，五光十色，简直像个精灵。可是你见过它死的一霎吗，特别是撞上枪口的时候，血从伤口流出来很快渗进泥土，而它羽毛上的光泽立刻就会消失，你的眼睛就能看见，有一只无形的手，像年轻的母亲轻抚睡着的婴儿一样，从它身上滑过，漂亮的羽毛顿时失去活的光泽，别看那些标本，那已经不是原来的它们了。它们的精魂和灵光还在山里，永远不会飞出大山。

他是一名老党员，不相信灵界的事情，他解释说，那是一种生命的光影现象，不叫迷信。

祁连山上的动物和飞禽有很多，多不胜数。沿着山脉一路走来，有一二十个以护林为主的大型林场，这些林场都有自己的标本室。每从这些展示厅走出来，我的内心都很激动，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原生态的自然王国。标本室里更多的还有草木标本，据说华夏独有的稀缺品类，在祁连山脉蕴藏着不下千种。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进化，是以毁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的。

衍变至今的祁连山脉，它的生态环境已被我们的祖先们破坏得无以复加。原始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我看到的最大的松树，其生长期也不足百年，而更多的是次生林带，很多原始森林已经弱化为灌木丛林。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鲁迅对人生况味的叹惋，好像是我们面对自然的忏悔。

近些年来，政府颁布的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的政策，为保护祁连山涵养林已经产生了奇效。大片大片的森林已经恢复到自生自灭的原生状态，补种的苗木已经形成大规模的新的林带。草木繁荣，层林尽染，鸟虫栖息，动物衍生。但是，时间毕竟太短，我们还无法见证这里生态的本来面目。不过这次我在石羊河探源的时候，有两道美丽的风景让我至今难忘。

七、白桦树林

天祝，藏语华锐，其意为英雄部落。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地势西部高峻，东南逐次平缓，属青藏、黄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会地带。境内峰峦叠嶂，山顶终年积雪，山涧森林茂密，山地河流广布。以代乾山及乌鞘岭、毛毛山为界，岭南主要有大通河、金强河、石门河等为黄河水系；岭北主要有毛藏河、哈溪河、南岔河、响水河、西大滩河等为石羊河水系，目前年径流量10.24亿立方米，是这里的重要水源。根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年前，天祝境内就有人类活动。夏至汉初，先后为戎羌、月氏、匈奴等民族游牧之地。巍峨的乌鞘岭如一道天然屏障，势控河西，威慑中原，自古就是通往河西的咽喉要道，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

2008年1月7日，我们从天祝县城出发，探寻石羊河源头之一的西大滩河流域。

天祝在兰州市西北方向，相距140多公里；武威市又在天祝县的西北方向，相距也在140公里左右。天祝县属武威市管辖。白净的县城，有藏域风情。街道上刮着硬硬的风，呼呼地响。这里的饭菜也很“硬”，特别是大片的

牛肉和揪得很厚的面片，连粉条都煮得很硬。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这里气候高寒缺氧，饭菜煮不熟；二是当地人的口味，让人能感觉出这个民族的剽悍。这个县是世界上唯一的白牦牛产地，所以，“白牦牛”在县城里随处可见，尽显特色。县城南北皆山，低矮浑圆，少植被，蒙着雪。山色远者发青，近者显黄。山脊为界，一侧雪厚，一侧雪薄。20年前，这里六七月份山上仍有积雪，雪线一直很低。县城东西走向，海拔2400米，属祁连山余脉。

途中，我们路过一个叫旱泉沟的村子。这里是石羊河源头重点保护的涵养林区之一，森林面积达百万公顷。我们到达的地方，已经是林区的边缘了。纵深望去，雪岭松涛，十分壮观。这里曾经是河西走廊祁连山麓的一处原始森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砍伐殆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国家重点保护才有了今天的规模。这一带的树种全都是青海云杉，然而，经过近七八年的围栏保护，林区前面空阔山脊上，却长出了面积有300多亩、树高近2米的白桦林。再往前望去，沿着松林前面那一片片裸露的崖坎地上都有护栏，护栏里也长出了同样的白桦树。

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这是自然界的自然修复能力的神功伟力。

据现场的林业专家讲，这里曾经是一片白桦林。当年这里的树木被砍光了，留下一片光秃的山梁。但是地下的树根却是一直活着的，年年长出嫩苗，年年被牛羊啃食，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又还原成了一片远古的森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这片荒瘠的山地上，它们保持着高傲和忍耐的模样，它们坚挺着信念，守望着岁月，终于有一天破土成林，实现了伟大的复生。这是怎样的奇迹呀！

这样的奇迹，只能在休养生息的年代出现。

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是一处无边无垠的原始森林。它是亘古流淌的石羊河的重要生命之源。

可以想象，华夏民族曾经在这华锐之地，演绎过多少英雄的故事和璀璨的文明。这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养育过远古的先民，迎迓过戎羌、月氏、匈奴

奴、吐蕃人的造访。他们在这里或争战，或繁衍，或游牧，或生息。生命曾在这里挥洒，激情曾在这里奔放，文明曾在这里萌生。这片森林，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精魂；这条河流，流淌着一个民族的情歌。

从这里流出的东大河、西大河，掬水成溪，汇溪成流，然后湍流而下，枕歌而去，直奔石羊河水域，成为石羊河赖以系的一支上游水源。它带着奔流的苦涩和倦怠，带着跋涉的艰辛和疲惫，泪流满面扑向母亲的怀抱，完成了做儿女的心愿。

你还记得松塔掉进涧水的声音么？你还能听到那片白桦树林拢起的枝丫奏出的竖琴般的鸣唱么？你还能闻到熊的鼻息和豹的血腥么？你还能看到黄羊的嬉闹和白牦牛圣洁的身影么？也许会的，但你不会太介意。因为此时你更关注的是母亲的感受。你是上苍降下来的甘霖，你有哺育万物的责任。别的水系还会有别的梦想，而你的母亲只教会你永世做河西生灵的仆人。所以你单纯，美从至纯而生；所以你无私，信为至诚而得。

八、两棵杨树

一个小村庄，现在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有两棵高大的杨树，却在家园的废墟上迎风站立。

在四望无人的语境中，我却能够与树对话。

她们是一对姊妹树？是哪一家的主人，在哪一年的春天，将她俩栽在自家门口的？

主人一家，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搬出山沟了，到外面重建家园。该搬走的东西都搬走了，剩下来的都是搬不走的石头，和垒不起来的土坯。

这是整建制的搬迁，是为了响应退耕还林的政策。

这个地方叫脑皮沟，这个村子叫小脑皮沟。这里的50多户人家，都搬到靠近兰州的永登县秦王川去了。那里有水，有地，有电。

但我想，那里肯定没有成材如檩的树。

世代靠山吃山靠林吃林的他们，临走时怎么会忘记带走这两棵树呢？

不会。

我想，这是他们离开故土时深思熟虑后唯一想留下来的东西。他们并不富裕，都是靠政府救济才搬出山沟的贫困户。他们能留下来的，除了家族的坟地，还有对恩重如山的故土的深深眷恋。

两棵从不寂寞的树。故乡的守望者，活在50多户人家每个人心里的树。

两棵美丽的树。

九、纵深牧场

沿着西大河再往里走，就是美丽的西大滩了。

这是一条几十公里长的沟壑地。过去是水草丰盛的湿地，再往前推，可能就是史前洪水留下的痕迹。我们长驱直入，在这两山的夹缝中间，时而还有方圆百十公里的平滩出现。我的第一印象，这里是最好的屯兵马场。

西边的太阳，沿着沟底沉落，红日像一面巨幅的铜镜，满满地镶嵌在沟的西头，强烈的夕阳光线，就像火山熔岩喷出地面，染红了西天，又沿着两山的山脊，迅速向沟壑漫延过来。流光溢彩的河谷，将刚落下的30厘米厚的积雪溶成了通透的晶体，散发着光热，令人不敢逼视。

◇乌鞘岭林场西大滩

